



蘇聯小說通俗本

愛·岡察爾原著

藍色的多瑙河

海天改寫



前記

亞歷山大·岡察爾在他的名著「旗手」三部曲中，以天才作家文藝上的純熟技巧，發揮蘇聯軍隊的集體英雄主義。他筆下的英雄，爲了保衛祖國而戰鬥，爲了世界和平而戰鬥，爲了打倒侵略的強盜而戰鬥。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私人利益，他們也絲毫不受虛榮心的驅使，萬衆一條心，只有一個共同目標——消滅世界上的侵略強盜！這本書裏，敘述他們在匈牙利的輝煌戰果，同時表現出戰士們的偉大心胸。戰士葉次基接到他妻子的家信後，毫不激動思鄉之念。他所念念不忘的，完全在於解放後的羅馬尼亞人民，沒有享到自由幸福？反動分子有沒有死灰復燃，騎在人民頭上？在岡察爾的描寫下，刻劃出蘇聯的戰士，人人認識自己所負歷史任務的重大意義。人人願爲此偉大的任務貢獻一切！這種富有高度政治認識的軍隊，當然不是希特勒及任何侵略者的匪軍所能抵抗了。

白烈英的未婚妻蘇拉，被敵機炸傷。她在傷兵列車上，碰見政治委員伏隆才。因有一個青年戰士誇口，說他能夠瞞住妻子，在外面戀愛別的女人。伏隆才正顏厲色的譴責他，並引證天鵝的生活習慣做譬喻。他說：一對對的天鵝都是同生共死，如配偶中有一死亡，其他一隻便悲鳴不已。牠飛到高空上去，把兩翼一收，讓自己倒撞下來，跌死在地上。他用這個故事，感動對妻子不誠實的人。蘇拉在旁聽見，也覺得禽鳥間情深至

此，確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後來，蘇拉來到前線，遇見迫擊砲連的軍需中士巴吉夫，方才知道她的未婚夫，已經埋骨八〇五號山頭。她壓不住心頭的悲痛。不久，她和伏隆才再度相逢，談起天鵝故事。伏隆才却告訴她，天鵝不過是鳥類，只看見本身的小天地。人類可大不相同！人類的飛翔範圍遍及全世界，除配偶外，另有偉大和神聖的使命。伏隆才是一個政治委員，他的職責是教育一般戰士。他隨時隨地，根據不同的情況，這樣靈活利用一個天鵝故事，啓發人們，教導人們。我們可以窺見蘇聯人民是怎樣重視教育，並善於使用教育方法了。

我們讀蘇聯小說，決不是拿來消閒的。我們要細心體會，明確了解它的教育性和政治意義。這種讀法，越深入就越有意味，越精讀就越能提高我們的政治認識和階級覺悟。讀過蘇聯小說，再來閱看資產階級的消閒文藝，真是味同嚼蠟，厭惡之心油然而生了！

旗手第一部『阿爾卑斯山』及第三部『黃金的布拉格』，都有中文全譯本，但第二部『藍色的多瑙河』，目前尙付闕如。現在根據一九四八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英文譯本收寫。至於書中主要人名表，爲了讀者看過改寫本，再讀全譯本時便利起見，特參照新羣出版社印行的『旗手』和『黃金的布拉格』兩書中人名，加以編製。

一九五一年九月，海天。

目次

前記

第一回	爲祖國長征赴前線	開列車遠道載傷員	一
第二回	伏隆才詩人不倦	白烈英連隊長存	八
第三回	砲手浸談不忘愛國	副官裝病大受批評	一五
第四回	讀家書不作兒女態	談政治激發熱心人	二二
第五回	德國人壓迫附庸國	解放軍進攻多瑙河	二八
第六回	百戰鋼軍造成勝利	一雙金手克服困難	三五
第七回	晝夜荒郊地雷爆發	硝煙彈雨巷戰開場	四二
第八回	攻佔市街驅除頑敵	保留果樹愛護兒童	四九
第九回	識英雄將軍親考驗	闖地道勇士入重關	五六
第十回	丹尼斯渾身是胆	巴吉夫一戰成功	六三
第十一回	分食療飢義無反顧	臨危蹈險奮不顧身	七〇
第十二回	殲殘敵衝鋒大戰	渡長河重上征途	七七
附錄	本書重要人名表		八四

第一回 爲祖國長征赴前線 開列車遠道載傷員

話說「旗手」第一部，又名「阿爾卑斯山」，改寫者爲了通俗化起見，改稱爲「打到柏林去！」書中說起蘇聯的烏克蘭第二前線軍，跨出國境，解放歐洲，從羅馬尼亞打向匈牙利。這一路紅軍中，有一連追擊砲兵，屬於柴米葉團長指揮。柴米葉中校是個身經百戰的老將。他的團政委員伏隆才，又是一個衛國戰爭中強渡第尼泊河的英雄。至於那個追擊砲連的連長是近衛軍上尉白烈英，還有兩個排長，一個是少尉邱尼基，一個是中尉沙加達。他們都是紅軍中無數戰鬥英雄的代表人物。一般戰士中，像卡薩，蕭佛根，丹尼斯和羅曼兩弟兄，葉次基，和電話員馬各凡等，沒有一個不是堅強英勇，爲了祖國而貢獻他們所有的一切。這一路人馬浩浩蕩蕩，開出國門以後，直殺得德國的法西斯匪軍大敗潰逃，附庸國羅馬尼亞的兵隊集體投降。但是，勝利可不是容易得來的。德國人頑強抵抗，步步爲營。在幾個險要之區，在阿爾卑斯山上，寸土寸地的獲得，都要付出了紅軍的鮮紅熱血做代價。這真是爬不完的山峯，流不盡的熱血。他們進攻第八〇五號山頭時，白烈英的勤務兵蕭佛根受了重傷，被送到後方醫院去。就在這一天，敵軍繞過一座山頭來，拚死進攻，企圖切斷柴米葉一團人的聯絡。那時形勢緊急，敵人已近在目前，白烈英下令衝鋒！這個赤心衛國的英雄，一面大呼：「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一面拋擲重磅手榴彈。敵人是被擊退了，但白烈英也爲國犧牲。白烈英在生前，

曾對邱尼基和沙加達談起，他有一個愛人，是大學裏的同學，性情相投。他們在戰事發生後只見過一面，後來她到東部去工作，已三年不通音訊。他對她的忠誠摯愛，天長日久不會改變。她也一定始終愛他。現在白烈英光榮地陣亡了！他的同伴們從他的身上覺得她的小照，是在海濱穿了浴衣拍的。她的名字叫做蘇拉。白烈英的遺體就葬在他殺敵的山峯上。這一仗後，柴米葉團佔領了第八〇五號山頭。他們再向西進軍時，有一部被迫擊砲手和步兵，被圍困在一所大房子內。這一役中，邱尼基受了重傷。解圍後又復西征，「旗手」第一部至此告一段落。第二部書名「藍色的多瑙河」，緊接上文，開端時，正值白烈英的未婚妻蘇拉，從後方到前線來服務。蘇拉是一個女醫務員，被派到柴米葉這一團裏工作。那時蘇拉坐在一輛軍用卡車上，從山邊疾馳而下。距離前線已近，蘇拉熱望着和白烈英早日相見，彼此同為祖國盡力，同為保衛世界和平而鬥爭。她當然還沒有知道白烈英的死訊。那一天適逢秋高氣爽，夕陽西落的辰光，山坡兩旁，樹木披離，在一片返照的光輝中，越發顯得顏色鮮明，黃澄澄映人眼目。蘇拉立在車上，手扶車篷，滿面笑容，欣賞着這些金黃色的樹林，在她的眼前飄瞥而過。她忽然看見林中的一條小溪流過，溪旁正有一隊步行戰士，在那裏休息。美麗的樹葉飄墜下來，落在他們汗漬的闊肩膀上。內中有一個戰士，丟下他的包裹，舉頭向山頂瞧看。軍用卡車開得快。蘇拉想起了後方醫院裏的事情：在她服務的那個醫院中，有一個傷員叫蕭佛根。每當她進入病房時，蕭佛根馬上用毯子將全身遮蓋起來，直至她離開為止。蕭佛根為了他

沒有穿好衣服，躺在病床上，被蘇拉看見，未免不好意思。同病房的傷員常常取笑他，蘇拉也隨聲附和。有一次蘇拉正和一個上士談天，蕭佛根對他的隔鄰病床上的一個戰士，討論着山地戰。蘇拉忽聽得蕭佛根說起「白烈英的馬鞍式彈藥袋」。白烈英這個名字，鑽入她的耳中，頓然引起注意，她的呼吸都幾乎咽住了。她立刻停止和那個上士談話，急迫地問蕭佛根道：「你剛才說的是什麼呀？」蕭佛根沒有聽清楚，她接着又問道：「什麼是白烈英的馬鞍式彈藥袋呢？白英烈又是誰呢？」蕭佛根回答道：「馬鞍式的彈藥袋是上尉白烈英發明的，他是我們的連長。」蘇拉又問道：「你說的是白烈英麼？」蕭佛根回答道：「是的。馬鞍式的彈藥袋是運輸彈藥用的，可以馱在馬背上，不必放在車箱內。這是山地作戰時，最便利的運輸方法。白烈英發明後，其他部隊都採用了。」蘇拉說道：「蕭佛根，這個不是我所要問的。我要請你告訴我的，是白烈英還有一個名字叫什麼呢？」蕭佛根想了一想道：「你問的是他們朋友間，彼此親密地稱呼的名字麼？哦！是的，他們叫他猶利。」蘇拉一聽，毫無疑義地這個連長確是她的未婚夫了。她禁不住情緒衝動，眼淚奪眶而出，倚在蕭佛根的病床上，要求他多說一點白烈英的消息。蕭佛根雖是白烈英的勤務兵，日常在一起，但千頭萬緒，一時却無話可說，於是蘇拉追問道：「你最後一次看見他時在什麼地方呢？」蕭佛根回答道：「你知道八〇五號山麼？這是一座倒鐮的山頭！我們犧牲了不少人，我就在那裏受傷的。我受傷後，連長對我說：『你醫好後，回到我們這兒來。我們總是歡迎你的。』我就是他的勤務兵，你知道麼？」

關於白烈英的一切事情，凡是蘇拉所喜歡聽的，蕭佛根都曉得。白烈英的日常起居，工作狀況，性情言論，這個勤務兵都能繪聲繪影的說給她聽。蘇拉覺得，她的未婚夫好像就在她的面前。她激動得很，謝了蕭佛根一番，並和他緊緊的握手。到了第二天，蘇拉就向上級請求，調到柴米葉團裏去工作。現在軍用卡車，一輛一輛的正在山徑上飛馳，蘇拉和一個砲隊軍官漫談。她看見一個小姑娘，穿了一條顏色鮮明的短裙，高高的站在那裏，恍如畫中的美女，手揮白巾，表示歡迎。蘇拉脫下自己一頂茶褐色的便帽，也向她揮動着。蘇拉對那個砲彈軍官說道：「這一帶的人民對我們何等親善呀！我的匈牙利女房東，在我借宿後動身時，依依不捨的對我哭哩！」砲隊軍官冷然答道：「他們果然親善！我們有一個戰士，晚上在山中迷路，第二天被人發見時，已被縊殺在葡萄園中。」蘇拉驚呼道：「你說這是謀殺麼？」砲彈軍官回答道：「法西斯匪徒蟄伏在洞穴中，陰謀鬼算。他們可不比一九四一年那些強盜似的侵略者。越是明火執杖的強盜，倒容易對付。現在這批陰險狡猾的小人，躲在暗地裏放冷箭，我們一不留神，就上了他們的圈套。」蘇拉沉思地說道：「我們坦白對人，以爲別人也是真誠地對待我們，却不料上了人家的當。那些殺人凶手有沒有捉到呢？」那個砲隊軍官回答道：「捉到了幾個，但沒有全部落網。」他們談話時，軍用卡車開到一條高嶺，秋山如繪，延展到天邊，遠望過去，天空藍色湛然。蘇拉指一座最高的山峯，喊道：「看呀！看呀！一片金黃色，這是何等美麗呀！」這一座雲峯，頂端積石而成，高壓羣山。山腰以下，圍以黃色的林

木，風景是美秀絕倫，但蘇拉却想不到山頭一片地，正是英雄埋骨之所。那個砲隊軍官回答道：「這就是著名的八〇五號山，被我們的師團克服的。」軍用卡車過了八〇五號山後，駛入匈牙利的平原。一路上戰跡斑斑，足見軍隊就在不久的以前，經過此處。這是一個大平原，遠眺無涯，消失在晚靄蒼茫之中。軍用卡車在大平原上開行，好比船在大海中航行一樣，從各方面都看見地平線，匈牙利人的農舍點綴其間，就好像是海中的小島。蘇拉欣然四顧，看見無數嶄新的坦克車停在路旁，行列長達一公里。車身上漆有標語：「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蘇拉口中重複念着這些標語，她還不知道白烈英在最後作戰時，正呼喊着：「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那時蘇拉滿懷以爲兩人相見在即，不免設想到會面時彼此問答之辭。後來她又回想當初，戰事一起，白烈英便收拾書包，以學生志願軍名義，到前線去參加衛國戰爭。她自己就在明斯克一個醫院中工作。開始時他們還照常通信，後來有一封信，因爲無法投遞，被退了回來。蘇拉的父親和白烈英的母親，都已撤退到東部去。蘇拉的哥哥尙留在明斯克準備做地下工作，有一天跑來看她，報告一個壞消息，他們的父母都在路上被炸身死。白烈英的母親杳無音訊。過不了幾天，蘇拉自己也因敵機轟炸醫院時受了傷。她上了傷兵列車，開到東部去。這是長途的旅行，在未達目的地以前，車上的傷員彼此間都斷混得很熟。這些傷員中有空軍、有砲兵、有坦克戰士，但大多數還是步兵。蘇拉的車箱裏有一個中年的政治委員，頭上禿頂，前額隆起，雙腿受了重傷，都用夾板縛起來。他終日不言，臉上

嚴肅地沒有表情。但碰到有人在車窗跟前，他就皺着眉頭，安靜地堅決地發言，請那人走開。自早到晚，他的一雙眼睛望着窗外，看着從車旁飛越而過的祖國土地。有一次，火車停在一個鎮市上。這個鎮市，遠在後方，還沒有實行燈火管制。她扶着拐杖，蹣跚到月台上。車站上明亮的燈光，照射在黃色的夜霧之中。廣場上廣播着戰事消息和音樂。這個和平安樂，未遭破壞的鎮市，使蘇拉想起過去的幸福日子，引起目前正在懸壺的創痛，她的思想不免混亂起來。她很快活，國內尚有敵機轟炸不到的地方，燈火輝煌，不怕敵人空襲，人們還可靜聽着莫斯科的廣播。但另外有些地方，人們吸煙時，要把紙烟藏在袖子裏吸，不讓一星火光露到外面。天空是漆黑一團，耳畔只聽得警報聲和轟炸聲。就她個人而論，幾個月以來，父母都被炸死，未婚夫音訊不通，現在她扶着拐杖，站在月台上，看此滿城燈火。她不禁悲從中來，回到車子裏，把面孔伏在枕頭上，淚落不止。車聲隆隆，火車向前開行。車燈盡熄，大家都已入眠。她以為沒有人看見她哭，她儘可盡情發洩心中悲痛。但她想不到車中還有一個人睡不着，就是那個政治委員正張開眼睛，躺在那裏。他的傷痛到了晚上越厲害，但他咬緊牙齒忍受着，從不呻吟一聲。蘇拉聽見他忍痛咬牙的聲音，知道他痛不成眠。那時政治委員問蘇拉道：「你為什麼哭呢？」蘇拉覺得在一片黑暗中，他正在看她，便回答道：「我不是哭，我不過是回想起一些事情。」政治委員又問道：「回想起什麼事情呢？」蘇拉說道：「我想起從前的事，想起我們日常生活上的事情。」政治委員半晌無言，原來他從車窗中所看

見鐵市上的和平燈光，本來也引起了他自己的千思萬想。過了一會兒，他說道：「我們回到許多事情，但回憶無濟於事。我們應該少回憶，多想怎樣去做。我們應該想到將來怎樣！」蘇拉說道：「將來怎樣麼？無非把我們送到某地方一個病院去罷了。」政治委員問道：「那末，以後怎樣呢？」蘇拉不答。那時車中有一個機傷的坦克車戰士，痛得不堪忍受，要求打嗎啡針。蘇拉忽然想道：「他的情況比我更要惡劣，就是那個政治委員的傷勢也比我重得多。我還能夠扶着拐杖，蹣跚到月台上去。」她於是問那個政治委員道：「你難道不想哭一個痛快麼？」政治指導員回答道：「我只想回復健康，能夠走路。走！走！跑！跑！跑！跑……」蘇拉又問道：「那末，以後怎樣呢？」他回答道：「回到前線去！回到步兵隊伍裏去！」原來政治委員並非他人，就是那個強渡第尼泊河的英雄伏隆才。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伏隆才誨人不倦 白烈英連隊長存

話說傷兵列車開到了烏拉爾，只見燈火如天上明星，到處透露着光明。這是一個工業區，工廠林立，烟囱日夜冒烟，運輸車開個不停。從烏克蘭撤退來的機器，正在卸裝。工業都市的勞動喧聲，就是工人們所演奏的偉大音樂。蘇拉覺得這種音樂，她是永遠聽不夠的。這不是單純的音樂，這是一種力量！伏隆才也覺得精神抖擻，他的臉上生氣勃勃，不比前幾天石像似的毫無表情。他喃喃自語道：「這樣的力量！」過了烏拉爾，火車進入西比利亞。車行很快，到站不停，從白色的森林中穿行而過。一日又一日，火車經過一座又一座的白色森林。上有蔚藍的天空，下面是林木茂盛，明淨整潔。這是蘇拉對於西比利亞的印象。她幾乎不相信這個地方，竟是沙皇時代流放犯人的處所。有一個晚上，車箱中發生了一場引人注意的辯論。一個活潑的中士，大談其過去的浪漫史。他說他玩弄種種的花巧，對付女人，並且把他的妻子瞞在鼓裏，一點也不曉得他在外間做的事情。他是從那些牧羊的村莊來的。伏隆才聽了不少時候，後來實在忍耐不住了，就問那個中士道：「這有什麼可以誇口呢？你不是背叛了你的妻子麼？」中士聽他這樣嚴厲的話，不禁做做眉眼，然後說道：「背叛妻子麼？政治委員同志，這個不算背叛，只不過是家庭瑣事罷了！」伏隆才嚴正地說道：「你把家庭當做什麼呢？是一件舊衣服麼？喜歡它，便穿穿；不喜歡時，就丟掉它，另外換一件。難道家庭不是人類聯

合的開始，進而造成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力量麼？」一個空軍砲手在上層鋪位坐了起來，一雙腳望下伸直，應聲說道：「家庭就是原子！」伏隆才接着便說：「是的，是原子。我們的意志力，我們的紀律，我們的忠誠性格，都是從這顆原子中產生出來的。我們的孩子們不是在家庭裏開始受到文化的訓練麼？他們看你的榜樣，從他們的父母處學會了忠誠。你看，你還誇什麼口呀！」蘇拉熱烈地贊成伏隆才的說法。她也認為家庭，文明生活和忠誠，都是一個整體的各部分。從這一番談話中，引起伏隆才說出一個故事來。這是西比利亞森林中流傳的故事。這是關於天鵝及其生活規律的寓言。一對對的天鵝都是同生共死，無論雌雄，平等地遵守着配偶的忠誠。死了一隻，另一隻便義不獨生。失偶的天鵝先在水面上衝擊環飛，悲鳴不已，旋即一飛冲天，在高空哀唱着，越飛越高，看上去只剩一個白點，然後雙翼一斂，讓牠自己直墜下來，跌死在地。上。蘇拉坐在軍用卡車上，迴想前塵，想起她受傷後的情形，想起了伏隆才所講的天鵝故事。她碰到白烈英時，一定要把這個故事講給他聽。當她在西比利亞醫院裏治傷時，醫院就設在河邊。從北極吹來的冷風，嚴寒入骨，但醫院中設備齊全，溫暖如春。走廊上，人們在傍晚時大放歌聲。蘇拉經過手術後，情況很不好。醫生把她身上的碎彈片取出時，割得相當深。她的枕頭都染上了麻醉藥的氣味，她寧可枕着褥子睡，怕聞這一股麻醉藥氣味。她發狂嘔吐時，提到明斯克，叫喚白烈英的名字。後來她漸漸好起來，同時也看到祖國的力量一日日強大起來。在郊外薄霧中，蔚藍色的天空，她看見無數飛機，

在那裏上下飛騰。這些都是新式的飛機，在前線從來沒有見過。他們正在日日夜夜不停的練習飛行。貨車每日開行，運送大批軍火物資，到西方去。她又看見了著名的「喀丘莎」，這是蘇聯的火箭砲。百十輛平面的車子裝載着這些火箭砲。砲身上覆有防水布，砲口直指天空，火速地運到戰場上去。那些日子，雖是晴天，但寒暑表上仍舊零下五十度。蘇拉想到工人們爲了祖國，朝夕勞動；想到新式的戰鬥機，在離開前線五千公里的後方，日夜試飛；想到威震疆場的「喀丘莎」，經由西比利亞森林地帶，運到前方去殺敵！想想這一切，她發生一種堅強的力量，世界上沒有任何敵人可以征服蘇聯。她對於祖國，抱着這樣的信心，所以相信她自己也是有幸福的。現在她坐在軍用卡車上，思潮起伏間，卡車已經開到一個小鎮市，那時已在晚上。在前一天，柴米葉團所屬的師部，就在這個小鎮市上駐紮過。現在開拔一空，連到軍需站都搬到前方去了。那個砲隊軍官見師部已經移動，非常着急。他一面跑，一面吵嚷，忙個不休。他甚至對着蘇拉喊叫道：「我到那裏去尋他們呢？晚上又是這樣一片黑暗！」他把手電筒照着牆上，想尋覓那個當做路標的記號「L」。這一晚忽又颳起北風來，瞬息間天上佈滿浮雲，雨點紛紛落下來。蘇拉覺得一陣寒冷襲人。砲隊軍官找不到路標，賭氣說道：「我只有爬進一間棚屋裏去，睡到天亮。讓他們好知道怎樣可以不留一個嚮導人在這兒呢。」一個新入伍的卡車司機表示同意道：「在黑暗中，我們真個不能前進。車子跌翻在溝裏，或碰着一個地雷，我們就有斷頭折頸的危險。最好是等到天亮。」砲隊軍官因爲這個新入伍的司機願

從他的意思，倒反懊惱起來，提高了嗓子喊道：「天亮，天亮！等到天亮，我要給你看看顏色哩！」他說罷，重復跑來跑去的用手電筒照着牆垣和電線木。一般老司機都對那個新手笑道：「你真不懂得他的性格哩。他肯讓你睡覺麼？你只管聽他喊嚷好了！他嘴裏說的是一件事，但做的事恰恰相反。他會通夜跑個不停，嘴裏却吵嚷到天亮。他非尋到「L」這個路標，完成他的任務，他是不肯歇的！」果然，砲隊軍官再尋覓了一會，他已找到了「L」，卡車馬上開動，連夜趕往師部所在地。那時夜黑風高，大雨如注。卡車開上前去，車頭燈發出光明。在這光圈中，雨點隨風飄蕩，看上去亮晶晶的好像一片傾斜的蛛網。卡車上張有防水布，蘇拉躲在下面。防水布已被許多彈片穿過，好比是船上的破帆，風雨從孔隙中飄進來。卡車有時停下來，砲隊軍官跳將下去，用手電筒照看電線木，口中大聲喊嚷。蘇拉一面打瞌睡，一面詫異道：「車子走得好好的，他為什麼要喊嚷呢？」蘇拉朦朧睡去，夢見身在一隻帆船上，風帆裏裏作聲。碧海茫茫，四望無際。海鳥在天空飛鳴，或繞着桅竿，成羣結隊而飛，或停在水手們鹽漬的肩膀上。這些堅強的水手們，在甲板上高唱入雲。海上水花飛濺，帆船正衝風破浪而行。蘇拉一覺醒來，掀開防水布，天色已經黎明。雨點紛紛，撲到她的臉上。一陣陣機關槍聲，隱隱從前面傳來。路旁的農村房屋，在灰色的雨絲風片中，隱約可觀，看上去就和昨日所見的村舍一模一樣，難道車子走了一夜，還在老地方麼？蘇拉跳下車來，走到前面一輛卡車的跟前。她看見一輛新聞車橫倒在路中，好幾個司機在車旁忙做一團。兩個中尉軍官捲起

了袖子，跪在地上，正從泥土中撿起一些東西。蘇拉見了，不知他們幹什麼，心中好不納悶，正在注視間，旁邊有人問道：「你看什麼呢？你不認識麼？這是旅行用的印刷機呀。」原來一輛師部軍用新聞車，碰到地雷被炸壞了。新聞記者大受驚駭，却都健全。他們爲了保護人民財產，不怕麻煩，把那些拋散在泥土上的鉛字，一個個都撿起來。因爲新聞車橫梗在道路上，軍用卡車要等到清除障礙後，方可開行。蘇拉來不及等待，決意步行前往。那兩個師部新聞記者告訴她，怎樣抄近路到柴米葉團部裏去。蘇拉謝謝那個砲隊軍官，容許她搭乘卡車前來。大雨還落個不停，壕溝中積滿了污水。蘇拉一路行來，到了岔路口，路標指明師部向左，柴米葉的團部向右。她經過一片車轍縱橫的草原，積水探處，草色青青，在微波中輝映。水淺的地方，千百人步行的足跡，歷歷可辨。蘇拉很想辨認出白烈英的足跡來，但她也覺得這種幻想可笑。後來她看見一系列有篷的車子，從團部開向師部那一方面去。蘇拉就想問問車中人，他們應該知道白烈英的消息。最後一輛車中，有人在那裏歌唱，音調低沉，但歌聲在黑暗的草原上遠遠傳開去。那人唱道：

夜是黑沉沉的，我的愛人呀，我們不得不離別……

夜是黑沉沉的，只有橫飛的子彈嗤嗤作響，

風吹鐵絲網，颯颯有聲，

我們頭上的星星，雖然沒有光輝……

那人的歌聲這樣深沉而美滿，蘇拉猜想他是個青年人，這首歌詞也一定是在匈牙利平原黑暗的晚上，在陌生的路旁戰壕中作成的。當這輛車子開近時，蘇拉招呼這個唱歌的人。他有一張中年人的溫和面孔，灰白色的鬍子已被雨絲淋濕。他從車篷下向外張看時，蘇拉問他道：「你從柴米葉團部裏來麼？」那人把車停下來，回答正是。蘇拉又問道：「你知道白烈英麼？」那人神色間越發謙和，回答道：「白烈英麼？我當然認識他。我們在斯大林格勒曾經共同作戰。」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再說道：「他是一個好軍官。他在生前，有聰明的頭腦。」蘇拉聽說，嚇了一大跳，急忙問道：「他在生前？這是什麼意思？」那人歎息道：「你還要問麼？在阿爾卑斯高山上，八〇五號山頭，正是好漢們光榮的死所！」那時蘇拉可呆住了，她雙手覆面，僵立在那裏。车子在她身旁開動，她也不覺得。「正是好漢們光榮的死所！」那人不是說得很明白麼？她僵立無語，不哭也不知悲痛。她想，她要變做石頭人快了。後來她忽然警醒，她覺得四肢無力，軟洋洋的要坐將下去。雨仍舊落個不止，她忽抬頭望見前面有一所農舍，她不知不覺的向它走去。到了農莊跟前，她看見牆上畫有「L」記號。載滿軍火的车子，停在農舍庭園中和果樹園中。沒有馬房，馬羣就站立在露天裏，被雨淋得又濕又冷。蘇拉走進果樹園中，雙手抱住一顆濕淋淋的大樹，思量往事，低喚着猶利。她忽然聽得身後有腳步聲，回轉身來看時，見是一個壯健的軍人，穩步站立，屹如山岳。他個子不高，但寬闊的肩膀，結實的身體，一面孔正氣，兩眼炯炯的看着她，熱切地表示，他願意幫助她。